

「窮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爲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不得當。我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又因爲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底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出來。用了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只有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污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甦生的路上去，甚至於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却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却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只有一回是並沒有預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着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

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至至於鑑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却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

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底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着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甦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爲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爲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着「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呵！

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却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纔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介紹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為主，參考了 Morden Library 的英譯本譯出的，岐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纔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鑽不盡的，統論全概，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只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jewsky's Litterarische Schriften, Mereschkowsky's Dostojewsky und Tolstoy, 昇曙夢的露西亞文

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雜，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稱他馬加爾亞歷舍維奇，意思就是亞歷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暱的人就只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歷舍夫那，意思就是亞歷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暱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關於「炭畫」

豈明

一 小引

『顯克微支名罕理克，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生於奧大利屬之波蘭，所撰歷史小說數種皆有名於世，其小品

尤佳，哀豔動人，而炭畫一篇爲最。炭畫云者，誼取簡略圖形，如稿本也。丹麥評鷺家勃蘭兌思作波蘭文章論，稱之曰，「其人才情美富，爲文悱惻而深刻，如炭畫一篇，實其上乘，書言有農婦欲救其夫於軍役，遂至自賣，蓋傑作也。」又美國人寇丁言，此文作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時著者方客美洲加釐福尼，自云所記多本實事，託名羊頭村，以志故鄉之情況者也。民生顛患，上下離析，一村大勢，操之凶頑，而農女遂以不免，人爲之亦政爲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觀於羊頭村之事，其亦可以鑒矣。己酉二月，譯者記。」

以上是炭畫譯本的小引。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找到了寇丁譯的兩本顯克微支短篇集，選譯了幾篇，把炭畫也譯出了。過了些時，纔寫這首小引，那時是宣統元年，清廷大有假立憲之意，設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團體，文中那些迂曲的話即是反對這個而說的，因爲我相信中國的村自治必定是一個羊頭村

無疑。

二 通信一

「作人先生台鑒：大著炭畫一卷已收到，事冗僅拜讀四之一，雖未見原本，以意度之，確係對譯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澀，讀之如對古書，頗不通俗，殊爲憾事。林琴南今得名矣，然其最初所出之茶花女遺事及茄囚小傳，筆墨腴潤輕圓，如宋元人詩詞，非今日之以老賣老可比。吾人若學林氏近作，鮮有能出色者：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原稿一本，敬以奉還。……二月二十七號。」

以上係一九一三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社的覆函。其中有些話也有道理，因爲寫信的人於舊文學是頗有研究的，但是一本稿子總之是回到我的案頭來了。

三 通信二

「作人先生鑒：日前接到來示及童話略論……，具見著作宏富，深爲欽佩。前炭畫稿一本，本欲寄還，茲

以童話略論亦不甚合用，故與炭畫一併交郵挂號奉趙，乞即察收。……八月二十七日。

以上是同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的覆函。這里有一件事應當附帶說明，便是那篇童話略論我本來說不要（不，實在大約是不敢想要）現金報酬，只望送我一年什麼雜誌，可是這也成了一場夢，他終於同了炭畫一併回到家裏了。

四 通信三（佚）

這里應當有一封文明書局的覆函，只可惜遺失了。炭畫既然到處碰頭，賣不到錢，（其實時值估價也只能賣到五六十塊錢罷了，兩元一千，圈點空格不計），只好另想方法。展轉地找到介紹，請文明書局出版，共一千本，板稅百之十五，定價二角，計每本可得洋三分。契約訂好，炭畫遂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出版。光陰荏苒，七八個年頭忽已過去，市面上炭畫一書久已絕跡，三十元的板稅却一個大都不見，于是寫信去問出版的書局，不久來一回信，說本局已經換了東家，以前的事一概不

知道。（精確一點的說，以前的事請你去找原來的老板去，這在我當然是沒處去找的）。結果是一切都與己酉二月無異，只是手頭的一卷稿本變成了一本鉛印的小冊子。

五 評論

『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生奧屬波蘭，竭力于革命運動，為光復會長，見忌于奧國，因亡命美洲。素持斯拉夫主義，主親俄；一九一六年俄政府宣言將許波蘭獨立，顯克微支力贊其事，未成，以是年十月卒。初作小品，未為世人所知，一八九六年著何往（*Quo Vadis*），叙羅馬宜祿王時新舊宗教之衝突，始得名。又有兵燹等歷史小說三部，記波蘭累代與異族戰爭事，美國費耳布思（Peliss）教授謂古今歷史小說能得荷馬史詩精神者唯此與俄國戈戈耳（*Gogol*）之太拉思布耳巴（*Taras Bulba*）也。然勃蘭兌思（*Brand*）則深稱美其短篇而不滿于歷史小說，波蘭印象記云，「顯克微支系出高門，天才美富，文情悱惻，而深

藏諷刺。所著炭畫 (Styck-tegning) 記一農婦欲救其夫于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屬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甚能動人。晚近模擬大仲馬作歷史小說，層出不已，因獲盛名，且得厚利，唯余甚惜之，所為不取也。『蓋勃蘭兌思素薄歷史小說，故對於顯克微支著作亦與仲馬等視，深致不滿也。』

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言情，無不佳妙，寫民間疾苦諸篇尤勝。事多慘苦，而文特奇詭，能出以輕妙談諧之筆，彌足增其悲痛，視戈戈耳笑中之淚殆有過之，炭畫即其代表矣。顯克微支旅美洲時著此書，自言記故鄉事實，唯託名羊頭村而已。村雖稱自治，而上下離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緣為惡，良民又多愚昧，無術自衛，于是悲劇乃成。書中所言，舍來服夫婦外，自官吏議員至于乞丐，殆無一善類，而其為惡又屬人間之常，別無誇飾，雖被以談諧之詞，而令讀者愈覺真實，其技甚神，餘人莫能擬也。……』

以上是一九一八年所寫的講義稿的一部分，現在節錄出來，使大家約略知道上邊所說的炭畫是怎麼一種東西。

六 廣告

這應該是書店替我做的，我自己怎好來說呢？我能說的只是，這是十七年前的舊譯，而且還是用文言寫的。是的，這的確如此，但是，我至今還是很愛他，覺得這是我的譯文裏的最中意的一篇。因為原文實在太厲害了，所以雖是譯文一點兒都不腴潤輕圓，也覺得捨不得，想把他保存起來，流傳出去。改譯白話，實在也並非沒有這個意思，不過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既然有了一本譯文在那里，似乎也就不妨將就看看，不必在百忙中來動手，留下這點工夫去修別的勝業，或者較有意思罷。

將炭畫譯文校正句讀，擬付印刷，復將關於炭畫的文件一二編錄在一處，算作一篇後記附在裏邊。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于北京，周作人記。

「茶花女」第一幕第八場

的飲酒歌

劉復譯

這是預備譯出之後可以在戲台上唱得的，所以一方面是必須有點兒聲調，另一方面是必須像得中國話，使唱的人唱出來順口，聽得人聽進去順耳。因此在字句上，就不能十分拘泥，只能做到大致不錯的一步為止。這種譯法，原只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若說要仰攀一班大人先生們之所謂『神韻譯』，那是阿彌陀佛，劉復豈敢！

(一)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罷！

嚇！若要有了這明媚風光才行樂，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大家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瞧。

(二)

天公造酒又造愛，

爲的是天公地女常相愛。

人家說我們處世太糊塗，

算了罷！要不糊塗又怎麼？

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便是個最利害的檢查官，

請你來瞧一瞧我們的酒杯罷，

嚇！保你馬上的心迴意轉，意滿心歡。

擲風靜女的討論

顏剛兄：

靜女詩的問題，我初未注意；茲承示郭君文，謹將鄙見寫出請教。

要解決古書中問題，我想最好用兩條辦法自然可以表示得清清楚楚；第一，各人依自己的見解加以標點；第二，各人依自己的見解譯成今言。這似乎是本題以外的話，請就便先談他一談。凡古書中之所以有難解的地方，不外今言古語的差異，這標點和對譯便是惟一無二的上法。標點不同，則文法組織不同，然後解說也就跟著定下了。至於訓詁名物等，在必要時不妨考他一考；但不能偏重這一面，把全文的意義和文學的藝術忘了！前些時，爲了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解釋，我和繆金源兄就發生過辯論，可算是全在藝術上的爭執。我記得適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史課堂上講到他哲學史大綱第二篇第二章的『詩人時代』，就把這『君子』解作是捐的當時不勞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說：——

「……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於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

這明明是說憤世派的反嘲口吻，我深信以爲然；所以我的伐檀今譯便譯成正罵的；『那些混賬王八旦，無菜不下飯了』繆君却說是引賢人君子做教訓的，以爲是：『那些個君子呢（他的意思即『好人』）』，是不尸位素餐的！我譯得自然不如原意宛而轉；但與繆君之意便根本不同。這詩原文和我意譯的對寫如下：

坎坎伐檀（輻，輪）兮， 檀樹伐得空空的響，
寘之河之干（側，澗） 樹段擱在河邊上；

兮；

——河水清且漣（直，淪） 河水呵，泛著清澄澄的細

漪—— 波浪！

『不稼不穡， 不種地，

胡取禾三百廛（億，困） 不耕田，

兮？ 爲何平白拿糧三百石？

不狩不獵， 沒結網，

胡瞻爾庭有縣貍（特， 沒放槍，

鷓）兮？ 幹嗎看你院子裏掛著些狐兔

「彼君子兮」

貂狼？

不素餐（食，殮）兮！——唉——那些混賬王八旦

無菜不下飯！」

依我的標點講解，首三行說的伐檀時情狀，不稼不穡以下使託在伐檀者的嘴裏對一班「君子」下的攻擊，的確是實情；但是這等人又有什麼法子，末了對這不平允的事

情只有浩歎，悠然發出一句遣情的冷譏的刺語說道：「閻人呵，是不吃白飯的呵！」這一句沈痛的嘆語放在伐檀者嘴裏，於懷疑一班人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能得禾和一切的牲畜之後，隨即接轉其意味之深沈是如何有咬嚼！然而依繆先生却說既然有如此不平的感想，於是想見那些「君子」呢便不如此，他們是不白食其祿的（若譯做吃白飯亦可），就連上文，對此非君子教訓一頓。他說因為「胡瞻爾庭」的「爾」字與「彼君子兮」的「彼」字相對照的，所以應該那麼樣講。依他便要如此標點後六行：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廩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我以為詩的表現手段越高，層次越深，決不會越淺。假若是受了「素餐」的詁義的拘執，一定與「尸位素餐」的意思相和合，其實「素食」「素餐」還可以這樣將就來講，「素殮」又怎麼說呢？素白也。素餐素食，素殮都是空口吃白飯的白飯的意思，——適之先生也好像這樣講的，——與挨光吃白食的白食不能相同。

假使「君子」指的不尸位素餐者，那這個被譏刺的人未免也要指實是尸位素餐者了。一個伐樹工人對於那班不勞而獲（詩中說的明白）的人攻擊是可以的事，却未必是只攻擊的有「位」而尸的素餐者！而且詩人託辭於工人休息時的憤懣口吻，那爾庭的「爾」字也不過泛

泛的指一些人，決不是面命耳提似的戟指着一個非君子而責問之，並接以教訓之語。即使不含教訓之意，而謂末了因為這些非君子而想到其他的君子，我也覺得淺的很！況且詩中往往把 Person 半途改變，把意思更轉深一些，實繁有例；故我主張應該轉折的往深裏探其意味，如果逕直的接下來便索然寡味！卷耳一章的『嗟我懷人』和二三四章的些『我』字，若當做懷人者一個人自謂直接下來，便不如把二三四章的『我』字當做懷人者懷念被懷者之懷念而為之設言自謂的巧妙！葛覃三章的『我』字也是一樣，中間插寫歸寧者之心理，揣度其身分而言。這就是我說的既要顧到全文的意義，又要注意文學的表現手腕——藝術。這種地方就是文學的生命；往往經過拘泥的考據把神氣失了，是件最可惜的事！

靜女詩的問題，我原未注意；在讀瞎子斷匾時，我完全與你的意思一樣。

劉君將二三兩章連貫來講，你雖改而從之我却不信。郭君一文因劉文補充出來。我的意思，先標點出

來：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第一章我們沒有十分不同的地方，不過我以爲先說——

幽靜人兒呵漂亮，

等著我在城牆角；

但是心下不曉得心愛的人可準在城角何處，便能慮到——

——我愛心肝見不著，

抓耳撓頭沒主張！

你譯爲『我愛她但見不到（或尋不見）她』，我覺得把

『愛而不見』的『而字』太著實了。

這靜女的三章是想念情人的三首詩；所以第一首是因到赴約想見往而不遇的心情，第二首便是因物思人的描

寫：

幽靜人兒呵柔婉，

她送我一枝紅管，

紅管紅的紅堂堂；

——我愛心肝多好看！

『管』字，我覺不必去兜圈子改成草頭『菅』，但注意音樂又是愛情生活的。重要點綴，這個管是笙簫管笛的『管』！『彤』字，你第一次譯的並不錯；不過要那麼說實了是硃漆，似不如注意『有煒』之譯成『紅堂堂』的話語來表示的好。我們不必更板板的譯成硃漆的管，因為『紅管』在今言中可以成一詞，猶如玉笛，紫簫，……之可以成詞。『管』，古時是指樂器中之吹竹的東西，樂器上塗加紅彩也不希奇。

說到從『丹茅』『丹莢』來叙家譜，將『彤管』認為『紅管』，『總有些迂曲呵！若是因為『莢』是『草木芽』，『管』又可以是『菅』的誤，說『彤管』怎不是『紅管』呢？我只有要證據來！我相信『彤』與『丹』同指朱色，但其用處

有些不同。『彤』字從『丹』，誰能不說是朱色紅色；不過我們看文字之從『彤』的多是有斑彩之意，或指是彩畫之實，或指是彩畫之事；這『彤』字就不外是以丹作彩之色，的文，的事。詩中說到紅色的地方有——

灼灼其華 周南桃夭指 (F)

魴魚頰尾 周南汝墳指 (E)

赫如渥赭 邶簡兮指簫（左手執簫），翟（右手秉翟） (D)

莫赤匪狐 邶北風指狐毛的紅色 (B)

彤管有煒 邶靜女指管的紅色 (G)

朱漬輶輶 邶碩人指輶的紅色 (B)

纈衣如璩 王大車指衣的紅色 (A)

顏如舜華。鄭有女同車指人面如花的紅色 (A)

縞衣茹蘆。鄭出其東門指草之紅可以染縞衣 (A)

簞蒨朱。鄒齊載軀指鄒為簞蒨者所塗的紅色 (C)

素衣朱襮。魏揚之水指衣襮繡的紅色 (C)

顏如渥丹。秦終南指人面的紅色 (A)

三百赤芾。曹候人指冕服之緹的紅色 (B)

我朱孔陽。爾七月指染絲的紅色 (C)

赤烏几几。爾狼跋指烏的紅色 (B)

彤弓昭兮。小雅彤弓指上塗的紅色 (D)

朱芾斯皇。小雅采芾指芾的紅色斯干同 (C)

赤芾金烏。小雅車攻全右 (B)

赤芾在股。小雅采芻全右 (B)

玄袞赤烏。大雅韓奕全前 (B)

赤豹黃熊。大雅韓奕指豹的毛色 (B)

朱英綠縢。魯頌閟宮指茅飾的紅色 (C)

在這些例子裏，我們可以見到古時言紅色，是各處用的不同：除去(A)以紅色東西比擬另一東西的紅色或言染紅之事外，則多用『赤』字(B·七見)，『朱』字(C·八見)，其餘用『赭』(D)、『頰』(E)的僅各一次，重言以寫光色『灼灼』(E)為一特例；至於『彤』字只有兩見。而形容紅色之字，只有『赫』『煒』『陽』三字。從兩次用『彤』處看，可知『彤』所言紅色當是硃漆一類的塗料的顏色。因為由人為而成的紅色便就有了光色

的形容，於是『赫如』『有煒』『孔陽』都隨了所形容之顏色而定其含義，成糝染之紅色感應於心理的形容語。形管的色彩是如何呢？——紅堂堂的。若是說『管』既是樂器，爲什麼恰用了『彤』字？就是女真以樂管相送，何以見得管是紅的呢？我有證據！這就在邶風本風中的簡兮三章曰：——

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

不是樂器塗紅的憑證嗎？塗紅色許可以，而塗紅的管是否是樂器？

籥塗紅色已經說過；籥是竹樂，竹樂統曰『管』縱不能得明證，而『管』爲樂器則不容懷疑！周頌，執競章曰：——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有瞽章曰：——

語絲

第三十八期

『……籥管備舉，喤喤厥聲。……』

商頌，那章曰：——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既然樂器可塗紅，管也是樂器，塗紅了的稱『彤管』，有什麼不通？見到靜女所貽彤管，便對管道：『說懌女美』——我歡喜你真好看——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也許語意雙關，嘴上對管說，心下却對她說；不過我則以爲前三句叙女貽管之事，因提到此事此物，即想到愛她的人，所以主張『說懌女美』的『女』字採朱熹的說法指靜女。再往下，第三首是因人而愛物；那『蕒』字說是『草木芽』也好，說是『茅芽』也好，說是無用的野草也好，反正是不美不香——無色無味的草兒罷了！他明明說蕒『洵美且異』，與二章『說懌女美』是兩截，自行起首，不然，他何必要另用『自牧歸蕒』呢？何不乾脆作『說懌女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呢？若是依你們說二章女美之女是爾汝之汝指管，再如

四五

劉君之意管是『管』即爲『蕘』，那這連接的兩章，應該不要『自牧歸蕘，洵美且異，』放在中間！我說是——

野裏帶回的蕘草，

實在好看又希奇；

——『不是你生來的好，

好在人兒送的禮——』

我們現在都在這兒捫『管』，不知道給誰捫著了！我們現在都在這兒試『草』，不知道給誰試出了！我的譯文歸總寫在信後。

弟建功，五月二十日。

幽靜人兒呵漂亮，

等著我在城牆角；

——我愛心肝見不著，

抓耳撓頭沒主張！

幽靜人兒呵柔婉，

她送我一枝紅管，

紅管紅的紅堂堂；

——我愛心肝多好看！

野裏帶回的蕘草，

實在好看又希奇；

——『不是你生來的好，

好在人兒送的禮！』

小詩四首

姚自若

讀了魯拜集以後

這玲瓏的小盃盛滿人生的美酒。

我久在人生海上漂泊的心喲，

歸來，歸來，莫作這長期的漂泊！

一九二四，八，九日。

月夜

月兒挂在天空，
人影印在地上，
我心上的創痕喲！
却愈更顯明了。

一九二五，五，二一夜。

鄉村的夜

鄉村裏深夜的鐘聲，
是多末沉痛呵！
寒月照着枕畔。

一九二六，一，一夜寫於農專校。

夏夜的幽會

呵，吾愛，來吧，來吧，
乘這黑夜裏點點的螢火
來吧！——

呸！月亮多末討厭呀！

語絲

第八十三期

她常時將您的『穢行』傳遍鄉里。

一九二五，八，二〇。

我們的閒話

十四

難民——這是現在北京的名物之一，幾乎你往城內的任何處都能看見的，我在北京滯了十年，（前清時也來過一次，）這種景象還是初次見到。難民的家怎麼樣了，我因為不會目擊過，想不出來，但見了這副人工乞丐似的身命也就夠不愉快了，而尤其使我不愉快的乃是難民婦女的脚。

她們的脚自然向來是如此，並不是被難之後纔裹，或因逃難而特別走尖的。然而這事在尖得太可怕了。我以前的確也常見些神秘的小脚，幾乎使人詫異「脚在那里？」地那麼小，每令我感到自己終是野蠻民族而發

四七

出「我最喜見女人的天足」的慨歎。現在看見這腳長在難民身上，便愈覺得憮然。我並不說難民不配保有小腳，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腳與難民之神妙的關係，彷彿可以說小腳是難民的原因的。我自知也是她們的同族，但心裏禁不住想，你們的遭難是應該的，可憐，你們野蠻民族。身上刺青，彫花，塗顏色，著耳鼻唇環的男女，被那有機關槍，迫擊砲，以及飛機——啊，以及飛機的文明人所虐殺，豈不是極自然與當然的麼？喔，我願這是一個惡夢，一覺醒來，不見那些國粹的難民，國貨的小腳！

但是這願望或者太奢了。上帝未必肯見聽罷？（豈）

十五

有友人告訴我，日本雜誌改造夏季增刊目錄預告上有我的文章，口「題未定」，我現在聲明，我並沒有這麼一回事。一個多月以前，有上村君者兩次從扶桑館打電話要來找我，我因為不認識他，又是事忙，沒有見他。到了禮拜日，他先寄來一封信，說是改造的編輯長，

隨即趕來叫我給特刊做文章，我答應容考慮後再說。過了幾天，我寫信覆他，說因事不能寄稿。這件事就這樣地完了，至於其餘的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只看北京的漢文日本報順天時報那種神氣，覺得日本人決不能理解現代的中國，無論什麼話都是白說。在日本內地的人除了極少數以外，要看中國人的文章也都只是好奇，無非想瞧那高等華人說些什麼東西，彷彿是看猴子戲一樣，只有真是下賤戲子這纔欣然奔去供老財主們的賞鑒。有些友人們辦的雜誌我很慚愧地還無暇寄稿去，那里會與致來做這種事情。至於說那「題未定」是創作，尤其是錯得可以，日本的支那通怎麼會認我作小說家的呢？我不會創作什麼，只是說說閒話罷了。是的，我只能說說閒話，不過還好，雖有所罵而還不知所捧，捧某詩人所稱的「我們的總長」，這大約是我所覺得可以自安的。但是多數的日本人都是佩服章士釗的，我輩的閒話難免不是過激，那麼自己「遠慮」一下子倒也是合宜的事了。

（豈）